

# OVERVIEW OF SALON THEMED ON ARCHITECTURE ADAPTATION

## “建筑适应性”主题沙龙

“地域建筑”是当下建筑学界共同尊重的准则,但这一术语的过度使用,也使得其内涵在当代建筑创作中逐渐模糊。本期沙龙主题“建筑适应性”,是对“地域建造”这一命题的具体化。“适度”的“适应”是当下应当倡导的地域建筑设计创作原则。“建筑适应性”中的“适应”,强调对历史文脉与所处环境的积极回应,研究建筑与环境之间的复杂应答关联;除此,“建筑适应性”还强调对经济、技术、材料的“适度”应用。优雅的建筑应尊重环境,爱惜资源,手法节制。

本期沙龙特邀多位研究学者、建筑师在岳麓书院教学斋集聚一堂,探讨建筑设计如何以一种平和、理性的方式介入不同地区的当代建造实践,围绕“建筑适应性”相关话题进行自由发言和讨论。

召集 | 主持

魏春雨 湖南大学建筑学院院长,教授,博士生导师

特邀嘉宾(以发言先后为序)

李晓峰 华中科技大学建筑与城市规划学院副院长,教授,博士生导师,《新建筑》主编

谭刚毅 华中科技大学建筑与城市规划学院副院长,教授,博士生导师,《新建筑》副主编

范悦 大连理工大学建筑与艺术学院院长,教授,博士生导师

张鹏举 内蒙古工业大学建筑学院教授,内蒙古工大建筑设计有限责任公司董事长

王绍森 厦门大学建筑与土木工程学院院长,教授,博士生导师

徐峰 湖南大学建筑学院副院长,教授

卢健松 湖南大学建筑学院建筑系主任,副教授

王兴田 日兴设计·上海兴田建筑工程设计事务所总建筑师

宋明星 湖南大学建筑学院建筑系副主任,副教授

黄斌 湖南大学建筑学院博士研究生

刘海力 湖南大学建筑学院博士研究生

时间:2017年6月4日

地点:湖南大学建筑学院岳麓书院教学斋

主办:《城市建筑》杂志社

协办:湖南大学建筑学院



魏春雨

湖南大学建筑学院院长, 教授, 博士生导师

“建筑适应性”这个概念的内涵和外延比较广泛,“适应”中可能存在动态对位的关系,是一种相互尊重、相互融合的过程。

近20年来,中国城市建筑高速发展,其间反思的声音一直没有间断,特别是近几年大家都非常关注本土性的话题,关注建筑的在地性和地域表达。近几年我们发现,这种关注有时候会适得其反,我们会不由自主地陷入形式、类型的图圈,会关注思潮的引领,关注建筑的风格,但却没有触碰到这个问题的本质,导致我们始终纠结于相对固化的内容——形式上如何协调,风格上如何追求民族性……不由得让人思考,真正的建筑设计到底是绝对的自制性行为还是他制性行为?

今天我希望能够把讨论的话题展开,尝试站在更广义、更包容的角度来看待“建筑适应性”,不再囿于简单的“是不是民族的”“是不是本土的”“是什么样的风格”之类的问题。我们可以看到,当下全球范围内土地财政引领的商业地产开发,其话语权在很大程度上是掌握在社会经济杠杆之下的,建筑的内核既要与在地性、地域性结合,又要考虑如何适应性地发展。我们或许常常在以一种恒定的、静态的角度来讨论这个问题,所以我提出“建筑适应性”这个话题。

“建筑适应性”这个概念的内涵和外延比较广泛,我先谈谈对议题的理解。“适应”二字拆解来看,“适”具有适宜、协调、融合之意,

“应”字具有过程性的内涵,含有对应、呼应之意,这并不是服从与被服从的问题,“适应”中可能存在动态对位的关系,是一种相互尊重、相互融合的过程。“适应”比起单向的行为——“顺应”,可能多了些互动性的意味,强调的是二元、三元的关系,而不是简单的一元逻辑。“适宜”是我们的目标。换言之,“适应”不可预测,是对建筑的一种动态的解读。此次沙龙的嘉宾所在区域分布极具代表性,我们自己的属地性、在地性行为,在当下是要简单地顺应、适应,还是要去改变、引领,这是一种思辨。

“建筑适应性”这一题目看上去很熟悉,经常在各个场合被提起,但大家也极易对其熟视无睹,很可能深度思考之后,蓦然回首之时发现,答案在灯火阑珊处。这一概念或许不是当下大家追逐的或者说流行的、功利的概念,我们之所以提出“建筑适应性”,是因为在中国建筑学的意义极具广度和深度,由于讨论的时候大家观点往往比较趋同,甚至会先入为主地设定一些概念和讨论方向,往往说不出个所以然来。当然,我们今天也不是要讨论出一种结论,只是希望能够引起大家对在地、适宜、适应的思考和深度解读。



李晓峰

华中科技大学建筑与城市规划学院副院长, 教授, 博士生导师  
《新建筑》主编

建筑适应性,也就是主动地调整、处理人居环境以达到某一个目标,那正是建筑师要做的事,因此,建筑适应性可以是一种建造行为和过程。

我谈谈对这个主题的理解。有几个相近的词需要稍做辨析。“适宜”更像是形容词,可以用来评价一个事物的合适程度。“适应”则可作为一个动词,是一定时段内(生物体)通过某种改变达到与环境适合的目标,“适应”更加中性,不能简单地用“好”和“坏”来评判,有可能适应的结果并不是理想的,甚至是糟糕的;也有可能适应之后呈现非常理想的结果。按照我们的理解,“顺应”是不对自身有很多要求,按照一个主导方向或规则走。而“适应”有调适的意思在其中,即通过一种调适达到适合的状态,适应的过程包含主动的意味。建筑适应性,也就是主动地调整、处理人居环境以达到某一个目标,那正是建筑师要做的事,因此,建筑适应性可以是一种建造行为和过程。当然,建筑的适应性也体现在对建成环境的持续利用中。

对“建筑是什么”,有太多的解释和理解,我们的讨论不应当局限于当代建筑或者某一类型的建筑,可以广义地理解建筑。我们可以回顾一下,时间往后退一点,在学科还没有划分得这么细的时候,建筑学都是

“大建筑”的概念,吴良镛先生称之为“广义建筑学”。这样的理解让我们在讨论人居环境的时候视野更广阔,甚至包括城市、景观和室内设计等,它们彼此关系密切,是“复合”的系统,因而都应在建筑学讨论范畴内。从时间上来看也不应局限于当代,可以在时间的纵轴上来思考,这样大家对问题的理解和讨论就会有比较宽的思路,并且有可能以“整合”的方式解决人居环境的种种问题。

多年前我开始研究聚落的适应性。“聚落”本身也是比较宽泛的概念,在规模上既可以是大城市也可以是小村庄,中间还有很多层次;聚落的概念可以是人文地理学方面的,也有考古学领域的理解。我们目前关注较多的是狭义的聚落,是建筑学专业的思考,主要从乡村人居环境的角度思考聚落的适应性。我们曾经讨论过聚落的“生态适应性”,传统聚落往往讲究对自然环境和社会人文环境的适应,与个人的、人群的某种活动相关。因某种血缘机制、业缘机制、地缘机制,或者因宗教的机制甚至防御机制形成的人群集聚群落,总有一些形成聚落的制约因素,或者说控制性

因素,这就体现了对人文环境的适应。某一时段的聚落对历史环境一定是有关照的,历史文化也代表着时间性,对历史文化的适应也是适应性的一部分。生态适应性中的“生态”也是广义的概念,不仅仅是指自然、绿色系统,还可以扩展至复合生态,包括人、自然、社会经济,因此可以把聚落当作“复合生态系统”。从历史人文方面来看,聚落的新和旧的关系也是一种适应的关系,这又涉及作为文化遗产的聚落研究,也涉及社会生活方面的聚落研究。在这方面我们有更多的文章可做,单从乡村聚落的角度



徐峰

湖南大学建筑学院副院长,教授

对地域气候的适应性应该成为当代建筑师创作时关注的方向,也应该成为设计的出发点和一种建筑设计态度。

建筑适应性是一个既宽泛又值得思考的话题。建筑对气候、地域的适应或者说双向反应是建筑最本原、最应该遵守的规则,而适应是一种建筑与环境的对话、对技术进行选择的过程。我长期关注村镇住宅和传统民居适宜技术的现代诠释,也实测并分析过很多传统民居的构造做法及被动式技术的应用,例如,为什么北方叫“院”而南方叫“天井”,院落空间、廊道以及灰空间大小的差异等,这些都是对气候的适应。传统民居的屋顶多是对称性的坡顶,而在湖南地区很多屋顶是不等跨的,屋檐一边高一边低,这其实是传统民居长期发展过程中一种群体意识的自适应过程。我花了两年时间研究为什么会出现高低跨的屋面,发现这是夏季引导通风、冬季防风最简单实用的做法。之所以南边屋檐比北边高,是因为湖南地区夏季盛行东南风,南边高檐可以使风从檐口的缝隙进入,强化通风;冬季盛行北风,北边低檐可以使风从屋面掠过,起到防风的作用,通过这种简单的构造就可以充分利用气候条件或者消解气候带来的不利影响。我们现在普遍关注当代建筑师创作中的自我意识,反而忽略了长期以来传统民居中包含的群体自发性的意识,这种意识其实包含了很多可供当今建筑师借鉴

就有很多理论梳理工作可做。当代的乡建活动是对传统聚落的一种介入和处理方式,判断乡建活动是否成功,可以先讨论作为复合生态系统的聚落的适应性。其适应程度如何,适应方式是否是合适的、正确的,都是值得讨论的。这些年大家都在探索乡建途径,但对各种路径的评价不能“拍脑袋”,适应性可能就是一个很好的评价原则。我们可以通过适应性的引入来对当代乡建活动进行评析,以期把握正确的方向。

和参考的内容。

我今天想谈的主题是气候、传统民居以及技术的适应性。从生物气候学的出发点来说,建筑是适应性的载体。气候作为外因影响着建筑,而技术是解决问题的手段。我们应该带着批判性的眼光来看待技术,任何一种技术都有适应性问题,现今许多绿色建筑都是技术的堆砌,这其中包含的气候、资源和经济等问题都是我们要考虑的。技术应该以灵活的方式进行组合,并没有一种“包治百病”的先进技术,建筑是千变万化的,和批量化生产的产品不同,我们在筛选技术的时候要做到“对症下药”,量身定做。我认为在传统民居中存在着许多可以继续挖掘的研究内容,一是传统民居的现代诠释和适应性分析,二是传统民居发展过程中的适应性设计,许多建筑设计是基于当时当地的特定历史、技术、条件和材料等限制的产物,在今天技术高度发达的前提下,设计方法肯定要有转变,设计如何与技术相结合也是值得考虑的。对地域气候的适应性应该成为当代建筑师创作时关注的方向,也应该成为设计的出发点和一种建筑设计态度。



范悦

大连理工大学建筑与艺术学院院长,教授,博士生导师

判断一个建筑是否具有“地域性”或“适应性”,应该进行“适应性分析”,需要从学术的、理性的研究层面,更加科学和精细化地思考建筑设计的过程。

每次来湖南大学,在对其处于岳麓山下的环境特性有感触之外,同时也能感觉到建筑学院的教学楼的“自然性”,也就是说从使用上和空间氛围上越来越适应其所处的气候和所处环境。魏春雨院长的其他作品也都给

人类似的感觉。这种建筑随着时间的推移而稳定地与周边环境相互融合的感觉,非常好地契合了此次“建筑适应性”的主题。

这充分反映了建筑师的设计哲学和功底,即设计伊始对环境、时间以

及使用上的适应性的考量。从这个角度去理解“建筑的适应性”，一方面可以将相对抽象的概念转化为相对具体的表现，另一方面通过“适用性”这个标尺反观过去二三十年的城市建筑，可能会有其现实的意义。

区别于从传统聚落或者民居中找寻其适应性的特质，我更倾向于思考和反思“当代建筑”中的适应性问题。前所未有的快速城市化所带来的问题和“病”，究其根源就是忽视了城市和建筑的“地域性”或“适应性”。随之而来的就是国内对“地域性”问题来来回回的讨论，经历好多年、好多回合，大家似乎有些麻木了。“适应性”的内涵范围非常广，就像建筑的“文化”一样，很难有个定论。

那么“地域性”与“适应性”两者之间有什么区别呢？我认为，相对于“地域性”偏笼统的感性判断，“适应性”的内涵正如其英文“adaptation”的含义，更加偏向理性分析。也就是说，如何判断一个建筑是否具有“地域性”或“适应性”，应该进行“适应性分析”，需要从学术的、理性的研究层面，更加科学和精细化地思考建筑设计的过程，这也是建筑类杂志的使命。比如，从建筑的全过程设计进行考量，从前期建筑策划、

使用人群的设定、应对变化的空间设计以及全生命周期的角度进行设计和设施管理等。如此这般就是为了使建筑更好地适应环境、能够被长期使用，这样就涉及一些专业性的研究领域。另外，建筑如何适应已有的城市肌理，也属于“适应性”考量的范围，也就是说，从长远看，一个具有适应性的建筑设计需要从城市规划、城市设计层面思考问题。

最后提一个重要的也是我本人长期关注的问题。我们花了30年左右的时间建成的城市建筑或者居住环境，标准落后、机能老化、环境恶劣的问题已经显现并且日趋严重，那么，如何“弥补”这部分的“落后”，使之能较好地“适应”今天的需求呢？值得注意的是，虽然这一类问题（建成环境的品质提升）在发达国家早已是建筑学无法回避的重要问题，但是我国建筑界显然还没有做好准备。问题的关键是不能再简单重复过去“大拆大建”的更新改造的方式方法，而是通过研究拓展建筑学基础理论，提高多学科多专业交叉的能力，科学地分析和判断建成环境和建筑的问题，因地制宜地提出建筑再生和提升方案，以达到重构环境魅力和活力的目的。



卢健松

湖南大学建筑学院建筑系主任，副教授

作为建筑设计者，把适应性转换成一种过程或者设计方法，探索适应未来的途径更有意义。如果不能把“适应性”转换为“设计方法”，那将难以解决我们这个时代面对的复杂问题。

我的博士论文的主要内容是空间自组织与建筑地域性的关联研究。在人文学院做科技哲学的博士后时，继续研究了复杂性、空间原理和建筑学的关系。这期间，读到了约翰·H·霍兰的《隐秩序》，这本书的副标题就是“适应性造就复杂性”。书中的一些篇章以城市为案例，阐释复杂性与适应性的关系，对研究建筑形态与其所处环境的互动关联很有启发性。近年来，有关适应性的建筑学论文很多，大多集中于对传统民居的适应性研究，主要阐释建筑与其所处环境的简单应答关系。我的研究课题虽然是“湘西自建住宅的自适应机制研究”，但在研究的过程中有一些反思。当下，对民居的研究，大多在努力证明民居的形态合理性。这种合理性是对过去的一种适应；但作为建筑设计者，把适应性转换成一种过程或者设计方法，探索适应未来的途径更有意义。技术、经济、社会、人文、审美等各种条件都在变化，如果不能把“适应性”转换为“设计方法”，仅仅只是证明传统民居的形态合理性，那将难以解决我们这个时代面对的复杂问题。

回溯对“适应性”一词的研究历史，一部分研究者在使用它的字面含义，把建筑当成特定环境的必然产物；一部分研究者将建筑的适应性视为一个不断演化的开放过程。我认为后者的观点更为妥帖。研究建筑的适应性，首先要把建筑视为开放的、具有主动适应能力的系统，而不是简单的、静止的、被动的、固定的物体。建筑是人在自然环境中稳定的栖身之所，是人与环境的协调之物。我们用技术手段创造空间将自身遮蔽起来，

获得在自然界里更为舒适、安全的安身之处，因此建筑反映人的主观意志。应把人的主体意志放在建筑发展的长周期中去考虑，将建筑转换成具有自主意识的可变体系。我们只研究静态的物质空间是不够的，要把时间因素考虑进来。将时间纳入考察建筑的视界，建筑的开放性、可变性、适应性才能体现。

我所说的时间分为两类，一种是比较短的周期，如一年四季；一种是长周期，数十年，或者上百年。短周期里，通过对环境演化规律的研究，可以预设建筑适应环境的途径。基于目前的技术条件，可通过在建筑中设置传感器，自动操控建筑形态变化。建筑可以根据气候、温度等的变化实时改变自身的形态，适应可预测的环境变化。近年来，有关可变结构的研究，是建筑学领域中适应性研究的重要内容。这种建筑适应性，对技术非常依赖。在长周期的建筑适应性研究中，可以在更偏重人文的视角下考量建筑的自适应演化。建筑的长周期演化过程中，不确定、偶然的因素更多。这种长周期的建筑形态改善，更多地体现一种人文的力量，使用者的主观意图在建筑形态变化中起到决定性的作用。通过持续地改建、加建，房屋形态会不断变化，适应外部环境的演变。建筑的长周期自适应过程，更多体现出使用者的空间需求与对建筑性能优化的期待。

建筑的短程与长程演变，所适应的环境因素有差异，适应的途径也大为不同。认识这些差异并将其总结成相应的规律，可以将建筑的自适应原理转化为设计方法。这一过程，颇为有趣，且更为实用。



王兴田

日兴设计·上海兴田建筑工程设计事务所总建筑师

建筑是随着技术的进步而发展的,在特定的时代背景下,就会产生特定的建筑空间和形式。在适应性的基础上以现代的技术和生活方式进行创新,落点是在创新上,而不是只回首过去。

我读书的时候就开始关注地域、传统,但那时建筑设计的重点在于形态、形式空间。近些年,在一些项目的实践中,我一直在思考,结合实践在地域方面做了一些研究。我们讨论的问题要落到实处,即能够对当代的设计有借鉴,或者说与当代设计产生互动,促使建筑师在创作中建立价值观,而非流于形式、表象。我从自然、人文、建构、生态和时间五个维度来谈建筑适应性,最终落实在时空的层面。前几个要素都比较容易理解:风、光、水、地等自然条件、元素的利用;社会、文化、生活方式等人文要素的影响;建构,包含就地取材的方法,以及从材料延伸出来的技术进步等方面;对于地域建筑的创作来说生态观非常重要,充分利用自然要素来改善环境,被动的生态策略包含着人类的智慧,建筑是不可移动的,因此建筑空间就更需要适应环境。我之所以强调要在时间的维度上探讨,是因为只有结合了时空的适应性才有意义。例如,被定义为世界文化遗产的土楼,我们要结合其建造时代的生活环境来看,土楼并没有凌驾于自然

环境之上,从这个意义上说,土楼和环境是融合的。土楼的形式适应当时的社会环境,为了防御的目的进行建造,外墙非常坚固,里面的机关也很多,这种形式并没有适应福建炎热的气候。土楼的生活条件非常差,闷热潮湿,并不适合人居住,如果今天在当地再建造相同形式的建筑就不合适了,但土楼凝聚客家人宗族血脉、融合家庭的精髓是值得传承下去的。

建筑是随着技术的进步而发展的,建筑师只是将人类的技术和思考进行整合。在特定的时代背景下,就会产生特定的建筑空间和形式。混凝土、钢、玻璃等新的材料和建造技术的出现,给建筑师带来了更多创作的可能性,但不能因此忽视建筑的适应性,技术的积累和人类对建筑适应性的积累并不存在孰轻孰重的问题,它们是相辅相成的。在适应性的基础上以现代的技术和生活方式进行创新,落点是在创新上,而不是只回首过去。每个时代都有每个时代进步的体现,所以要强调建筑适应性和人类社会进步的并重。



张鹏举

内蒙古工业大学建筑学院教授,内蒙古工大建筑设计有限责任公司董事长

无论是“平实”的价值取向,还是“建筑适应性”的基本思想,想要呼吁的都是一种建筑本质的回归。

前段时间,我把自己在内蒙古的实践做了总结,编了一本书——《平实建造》。在策划主题时,想到了许多关键词,“适应”“适宜”等都是候选词。“适应”是我一直关注的内容,它与“适宜”之间的关系,我认为手段和目的的关系,即,通过“适应”让建筑变得“适宜”。因此我们今天谈“适应”其实是在谈手段和策略。

建筑本应是“适宜”的,也本应“适应”并影响与之关联的各种事物。但“适应”何以成为问题,何以被当成一个话题去谈,这个说起来比较复杂。简单地讲,这与当今社会在面对技术和经济的高度发展时所展现的浮躁、不知所措有关。建筑的适应性可以粗略地分为两种。一种类似于飞机机舱的方式,在较为封闭的容器中创造出舒适的温度、湿度等满足人作为生物体的生理需求。这种方式以现代的经济模式推动,以新的科技手段来实现,从这个角度看它的适应性是最大的,几乎能够适应一切的环境,甚至连外太空也不在话下。将建筑置于环境中,几乎不用去考虑建筑以外的一切,然而,这种适应方式也磨灭了在漫长历史中积累的居住智慧。另外一种适应方式是人类在漫长的历史进程中形成的方式,从空间容器的角度看,保持了适度的开放性,是对话式的、有进退的适应方法。对生理舒适度的追求并不那么绝对,虽然会在酷暑中制造阴凉,但不会使夏

天失去夏天的特征,这也保存了我们的感官对季节变换的敏感性。同时,更看重物质以外的因素:古人会在窗外种一棵芭蕉,以便可以在下雨天听到雨声;会在室内燃香,以创造宁静的禅意。这些看起来都跟建造一个物质性的建筑没什么关系,但正是听觉、触觉、视觉、嗅觉等感官的感知使我们意识到空间的存在,并把我们的情感和记忆与空间联系起来。从现实状况来看,第一种适应方式成了时代的主流,这是因为技术发展的速度太快,基于感官而建立起来的美学价值观、文化等的形成却缓慢得多。一方面新的美学价值赶不上技术的发展,另一方面在历史中沉淀下来的智慧也被无情地吞噬了。我们今天之所以要讨论建筑的适应性,正是基于对未来的思考,技术有技术的未来,是谁也无法阻挡的;建筑有建筑的未来,虽然不能摒弃技术对它的影响,但是也绝不是对技术发展的亦步亦趋,而是应有其独立的思考、独立的发展道路的。

关于我自己的实践,概括来说就是“平实建造”。这是一种状态,也是一种价值观。建筑的基本问题反映在具体的设计过程中,常常表现在对不同地域资源、气候、传统、经济、社会生活等的考虑。无论是“平实”的价值取向,还是“建筑适应性”的基本思想,想要呼吁的都是一种建筑本质的回归。



王绍森

厦门大学建筑与土木工程学院院长, 教授, 博士生导师

建筑创作三个阶段即分析、综合、判断均要考虑建筑适应性,“判断”恰恰是决定建筑是否具有适应性的关键,也是建筑创作中更应关注的阶段。

有关建筑适应性,我想讲四点。

第一,建筑创作三个阶段的建筑适应性思考。建筑创作三个阶段即分析、综合、判断均要考虑建筑适应性,只是主客观的区别和轻重的不同。“分析”是每个人都会做的,较为理性和客观;“综合”与每个建筑师的经历、思维、方法等有关,多受主观和感性的影响;对每个建筑师来说,“判断”恰恰是决定建筑是否具有适应性的关键,也是建筑创作中更应关注的阶段。第二,建筑和时空要相互适应,本土建筑从过去到现在、到未来都要适应时间的发展,本土建筑的现代性表达便是此类建筑适应性的体现。再谈到空间的适应,不同使用人群、不同地域的建筑在学习和借鉴中也要在空间上相互适应。比如,中国建筑对西方现代建筑的学习也应注意空间上的适应。我们的学生出国留学前,我都会告诉他们要“带着灵魂去留学”,不要盲目地照抄西方的建筑设计和原理,建筑要在时空上体现适应性。在厦门大学,我给外国学生们讲中国传统园林与现代生活,外国学生们先学习理解中国古典园林的空间问题与传统文化,再联系到现代生活,他们理解、感悟中国文化的过程,也是时空的转换适应。第三,建筑适应性必须要有系统观,适应不是空泛的标语,应从“系统、结构、关系、元素”不同层次关照、应对建筑既有地域环境。系统可以是大的社会

文化系统,也可以是具体城市、用地环境系统,属于整体思维。系统可以适应也可复合,结构可以延续也可以嫁接,关系可以协调也可以冲突,元素可以延续也可以变异,只有通过系统关照才能够了解建筑是如何适应环境的。第四,进行地域建筑创作时要适应社会心理。建筑师在创作时应研究当时当地的社会心理,使自己的设计与社会相适应(当然建筑师应有自己的职业操守),按照建筑师的审美进行材料选择、空间设计,有时会遇到不适应社会心理的问题。举个例子,我曾在闽南地区的某公园里设计了一个餐厅,为适应清幽的环境,进行了地景化处理,自我感觉与环境结合较好,但甲方并不认可,因为他们认为餐厅就是要灯火辉煌,追求人气和商业气氛,所以适应并提升对社会心理的理解也很重要。每个地方的建筑都存在于地域性文化和社会之中,安徽建筑的意象像是水墨,颜色取黑白两色,而闽南建筑绚烂多彩,似水彩画,因此在进行建筑创作研究时,要适应当地的社会心理并进行积极引导。建筑师不要总是一厢情愿,忘了当时、当地的情况。

建筑适应性是一个有意义的课题,在建筑对气候的适应、建筑功能的可变适应、建筑的审美适应、建筑的材料与技术适应、建筑的空间适应、建筑的文化适应等方面都可得出丰富且有价值的研究成果。



谭刚毅

华中科技大学建筑与城市规划学院副院长, 教授, 博士生导师  
《新建筑》副主编

人居环境要适应“气候”、“物候”和“时候”,加上一个“候”字,就意味着有变化的过程。

我喜欢“适宜”的建筑,建筑是适度的、适宜的,适应内在和外在不同的需求,但“适应性建筑(adaptive architecture)”多专指生态建筑、绿色建筑这种气候适应性的建筑。我认为今天要谈的不是简单的建筑类型、规模、尺度等适应性的问题,建筑的适应性在某种意义上是建筑的一个基本特点。今天,观看岳麓书院后颇有感触,一方面是岳麓书院的格局与空间,另一方面,康熙御赐匾额“学达性天”,可谓把岳麓书院的外在物质(建筑)表现和内在精神追求都概括了。“学达性天”可以理解为学问通达、性情自然,也可以把“学”和“性”理解为动词,即通过学习通达学理,心向天地本性,恢复天性、天人合一。过去常常提及的“适应性”等往往流于外在,如地域风格、材料使用、时代特点等方面。今天我们再谈“适应性”还是要问,究竟适应什么?我想人居环境要适应“气候”、“物候”和“时候”。气候和地域直接相关,物候和材料是相关联

的,时候也就是时间性。加上一个“候”字,就意味着有变化的过程。因此我们需要以一种辩证的态度来看待问题。例如,适应地方环境,表达地域性或者在地性就一定要使用地方材料吗?过去使用传统材料是因为过去的传统技术和工具所限,而且很多传统的材料现在在当地已经很难寻到了,因为技术的提升我们可以使用新的建造方式和新的材料,我们要寻求一种历经时间变化之后的新的地域呈现方式,“地域风格”不是一成不变的。“时候”也就意味着历史维度问题,我们适应的对象一定源于历史,面向未来。归根结底需要厘清建筑本身的特点:适应外在的气候、物候和时候,适应内在的我们的内心。这是一个价值取向的问题,也是一个求真的问题。适应性必然包含社会人文方面的内容,中国传统美学讲求“真、善、美”,至善才能大美,适应的最终目的是要创造和谐的人居环境。



宋明星

湖南大学建筑学院建筑系副主任, 副教授

住宅建筑如何融入城市、适应城市生活模式的快速变化, 背后涉及复杂的社会分配机制、不同阶层居民的公平性等一系列问题, 也可以成为我们讨论建筑适应性的一个方向。

我一直从事住区及保障房方面的研究, 居住建筑的发展也存在一种适应性。建筑创作大概分为两类, 一类是建筑师都十分希望能够做出的属于自己的作品, 另一类是社会性的建筑, 如住宅, 量大面广, 和所有人的生活息息相关, 在我国, 住宅建筑的发展本身包含了对国家飞速发展的适应性。自20世纪90年代开始住房体制改革至今, 短短二三十年间, 城市居民的生活模式已经发生了很大的改变, 前段时间热议的“开放住区”“拆围墙”, 在我们儿时是最正常的模式, 那时的住区都是开放的。居住方式潜移默化的改变背景就是适应我国的国情, 包含经济的发展及快速城市化建设, 在这种不能更改的背景下, 就产生了居住和生活的新模式。最近这几年, 互联网的发展极大地改变了我们的生活模式, 消费方式不再限于现金消费, 不出门也可以很好地生活, 人内心的需求也发生了变化, 居家办公、SOHO、出租房发展、快递外卖、上门家政服务、智能化家居等生活模式也提醒着设计师和研究者对住宅领域的变化开展适应性研究, 这些生活模式的变化对住区的规划布局、公共空间、物业管理、厨卫空间、公摊空间、边界空间、效率等都提出需要与之相适应的新的设计手法和理论。

例如, 在保障房领域, 我在很多城市调研时都观察到一个很有趣的现象, 在某些高端的住宅区周边, 常紧跟着拆迁安置小区, 高收入人群因为交通优势、景观优势、片区优势、发展期望等选择这些居住地段, 而在该地段发展的前一阶段, 已经有拆迁或者移民安置区在此建设。两者之间如何互相适应、如何融入城市, 在内部交往模式和外部交往机制上带来适应

性新问题。不断发展的城市生活与城市的关联和适应有以下几种模式: 第一种是依靠自我完善的机制, 可以理解为融入城市的适应性。如果一个保障性住房小区或者社区与城市中心城区有一定的距离, 通过一段时间的发展和完善, 能够独立于城市主体城区, 仅依靠自身各类配套设施, 就基本能够满足居民全部的生活需求, 实现居民安居乐业, 小区良性运转, 这种类型的小区或社区就被称为自我完善型。第二种是交换模式, 通过反哺城市、与城市交换资源来适应。如果一个保障性住房小区位于城市中心城区以外, 在日常运转过程中, 除了自身具备的各类生活和服务配套设施外, 还需要部分依托中心城区的配套服务, 才能满足居民全部的生活需求, 小区自身和城市之间从功能和空间上存在一定的叠合关系, 二者有较为密切的关联度, 这种类型的保障性住房小区被称为城市叠加型。第三种属于植入的适应性, 在城市中某一点植入建筑, 纯封闭的自我发展以强制适应。如果一个保障性住房小区本身就处于城市中心城区以内, 如同斑块一样分布与生长, 小区自身配套设施无法满足大多数生活需求, 而是由周边城市配套设施提供, 其行为方式和生活方式与城市生活高度融合, 保障性住房小区与城市中心城区之间拥有极为密切的关联度, 这种类型的保障性住房小区被称为斑块融入型。住宅建筑如何融入城市、适应城市生活模式的快速变化, 背后涉及复杂的社会分配机制、不同阶层居民的公平性等一系列问题, 也可以成为我们讨论建筑适应性的一个方向。



黄斌

湖南大学建筑学院博士研究生

建筑的适应性是一种关于时间、地点、地形, 以及历史文化互相交织激发的过程, 是创造性地寻求一种新的平衡的方式。

各位老师对建筑适应性这个研讨主题做了精彩的探讨, 使我感受良多, 特别是张鹏举老师提出的适应是一个过程, 不应成为一个问题, 通过适应让建筑成为适宜的建筑, 并提出平实建造这个重要命题——一种地域实践的适应性表达。

接下来我从自然环境、历史文化、技术建构这三个方面谈一谈魏春雨

老师带领的地方工作室近来关于地方项目的一些适应性实践。

这两年持续跟进的南岳忠烈祠陈列馆项目是典型的适应性设计, 南岳忠烈祠为纪念抗日阵亡将士而建, 中华民族抗日阵亡将士的总神位就设立于此。建筑主体于20世纪40年代营建, 空间轴线仿中山陵依山而建, 整体布局肃穆、沉静, 轴线序列随山势的增高而更显强烈。陈列馆选址忠烈祠

南侧山谷,这里苍松翠柏环绕,经过长时间的调研与探讨,我们最终将陈列空间体量平行于原有纪念性轴线布置,与忠烈祠享堂正交相对,偏居一隅、退居其后,尊重及保护原有忠烈祠的肃穆感及其场所地位,从历史文化方面强调了建筑的适应创新过程;同时,消隐建筑、融合地景,将主体建筑沉于山谷、嵌入山体,建筑功能结合地形逐级展开,建筑形体得以进一步压缩消解,使建筑消隐于环境,与松柏、山色共同构成延绵于大地的地景建筑,从对环境的适应性即应对气候与地形特点方面来说,项目通过空间的设计完成了契合自然的过程。吸取湖南传统建筑典型空间形制及建

构方式,陈列馆空间不仅满足了气候和环境的需求,更回应了人文和文化精神方面的需求,围廊、坡道与院落有机地结合,将湖南的传统空间进行了现代演绎,在技术节点、建筑细节、构造方式等方面,吸收了传统空间的技术意向,进行了适应性建构过程。陈列馆设计通过一系列适应举措,融合环境、文化、技术等多方面因素,试图建造出一个适宜的仿若自然天成的建筑。

所以我认为建筑的适应性是一种关于时间、地点、地形,以及历史文化互相交织激发的过程,是创造性地寻求一种新的平衡的方式。



刘海力

湖南大学建筑学院博士研究生

建筑的适应性应该更加关注隐藏在形式背后的深层结构——原型,体现于建筑对集体记忆和生活行为方式的适应。

在建筑学的范畴中谈论“适应性”相比于“适宜性”更具有优越性:前者可以剔除单极的、先在性的因素,能够从一个历时性的视野来进行客观评判,更加符合城市建筑“公共性”与“长久性”的特点,而后者其实带有一种明显的属于操作主体的价值取向,其目标与结果往往相对静态与片面。如某些建筑倾向虽然迎合了一时的社会语境、技术表现与审美需求,却无法适应随着社会发展而产生的更为复杂的城市与环境问题,最后只是归于一种短暂的形式潮流,而反观维特鲁威在千年之前提出的“实用、坚固、美观”的建筑原则,却能够在不同时期、不同地域的社会形态中表现出较强的适应性。因此,正如王绍森老师所谈,“判断”是研究建筑适应性过程中的关键一环,建筑的适应性研究应建立在一种具有批判性思维的历史观之上。“适应性”的概念最早来源于生物学领域,20世纪五六十年代日本出现了新陈代谢思想,是生物适应性理论在建筑学领域应用的一次尝试,其思想流派强调事物的生长、变化与衰亡,并进行了大量的

相关建筑实践(如东京的舱体大楼),但是这种对生物属性概念的直接借用并没有使建筑真正适应不断出现的城市环境问题,其所强调的工业装配式的建造过程与胶囊单元所形成的细胞形态特征似乎在形式主义的层面更有意义。近些年,魏春雨老师带领地方工作室一直在做基于地域类型学的研究与实践,对建筑适应性的讨论突破了原有生物学语境的局限,扩展至立足于建筑学科内在性的研究,认为建筑的材料和形式是一种表层结构,建筑的适应性应该更加关注隐藏在形式背后的深层结构——原型,体现于建筑对集体记忆和生活行为方式的适应。例如,地方工作室近年完成的书院博物馆虽然采用了混凝土、陶杆与钢等新型材料,但其空间逻辑却来源于不远处的岳麓书院中“斋”的传统空间原型,对“斋”原型图式的应用不仅使新建筑适应了当地的自然气候、基地原有空间格局等物理层面的问题,还强化了来访者对传统书院空间的认知体验,使新建筑以一种“异质同构”的方式能动地适应了传统的地域文脉环境。

魏春雨:各位专家平时在建筑“适应性”方面的积累颇多,大家的发言让我充分感受到这个议题极具深度和广度。无论我们提不提这个话题,适应性的问题一直存在,像人类的影子一样一直伴随着我们,它是无法被绕开的。我的地方工作室的实践有两个支点,一是地域类型,二是地景分形,前者是向人文、传统、民居致敬,后者是向自然、气候、地形肌理学习。我想先从认知角度理解适应性,再从策略和操作层面去解读适应性。

在汉语中,“应”字含义很深刻,有顺和、适合的含义,也有对待、回答、反馈之意,并不是简单的目标性行为,从某种意义上说这是一种态度。社会学、建筑学、生物学、生命科学等学科的问题都会涉及适应性。

在梳理“适应”一词的含义时,其中“互动行为”的解释触动了我。由此我将适应性分为两类——顺应性适应和能动性适应。顺应性适应的基

础哲学思想是共生,不同机体或者子系统互利互惠、相互融合并依存,我们在对待自然时,人类采取的姿态应是顺应原有的环境结构,也就是一种顺应性的适应。在城市和建筑的建造行为中,综合社会、技术、认知等因素,建筑具有发展、重构、修正环境结构的职能和机能,我将其称之为能动性适应,会在为本期杂志写的文章中进行具体阐述。

我原本对这一议题没有把握,因为有关适应性存在很多约定俗成的概念,但大家没有停留在对当下出现的问题的讨论上,也没有简单地强调要追求某种适宜的目标,而是将适应性的话题从双向交互、主动适应、动态平衡、系统共生、交叉演替等多角度进行剖析,充分揭示了建筑适应性的思辨性。